

散文

包头

刘彦章

西华县叶埠口乡南临大沙河。小周庄是乡里的一个自然村，村里的土地多在河堤两岸。一年四季，河套内绿草如茵，风景秀丽，宽阔的河面清如明镜。一条高高低低的土路直抵水边——这里有一个古老埠口，一条小船摆渡着两岸的生产与生活。

这么好的风光，这么好的水土，却养不饱两岸的农人。

小周庄有八百多口人，分为四个生产队，每个生产队二百来人。人民公社时期，社员按工分分粮，一年到头，每人不过分得十斤小麦、二百斤玉米、三三百斤红薯干——这还是好年景。一盒二分钱的洋火都金贵得很，用油纸或塑料布包好。每一根火柴，不到万不得已都舍不得划。为了节省，家家饭后必在灶灰里留下火种，做下顿饭时，扒开冷灰，放上软麦秸，俯身去吹，慢慢把麦秸引燃。火种要是灭了，为省一根火柴，就得到邻居家借火。怎么借？用麦秸裹些带火星的柴灰，小跑着回家，路上小心地吹着，不能让火灭，也不能让麦秸烧起来。

家家户户，大人小孩，身上都生虱子和跳蚤——虱多不痒，倒也习惯了。只是，农民可以一冬天不洗澡，但能一直不剃头吗？

只能等那走村串巷的剃头匠！

可是，剃头匠也是可遇不可求啊！

茫茫乡野，偶尔能见挑着挑子的剃头匠。挑子一头是个火炉，一头是条短凳。火炉用来烧热水，凳子给顾客坐。凳腿之间嵌着两层小抽屉，里面放着推子、剪子、刀子、梳子等。俗语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，就是从这儿来的。

小周庄没有一个会理发的，人们的“头等大事”成了难题。为剃个头，得打听哪儿有集、哪里逢会，跑十里八里是常事儿！

忽然有一天，小周庄来了个剃头师傅。村民如大旱望见云霓。

来者三十来岁，身长不满五尺，清瘦，少言，姓贾，山东人。他被人引到村里那棵挂钟的老榆树下。树下是一片空地，村里常在此给社员分工派活儿。

贾师傅支好摊子，向围上来的村民拱手作揖道：“初来贵地，混口饭

吃。没有君子，不养艺人！今儿个理发不要钱，饭点儿到了，赏个馍、端碗热汤就成。”

村民一个个将信将疑坐上凳子，又一个个心满意足地回家。

当晚，大队干部把贾师傅安置在牲口屋的一间空房住下。白天，他的理发手艺与谦和态度，村人都看在眼里。

恰巧第二天下雨，不上工，村干部敲了铃，吆喝道：“要剃头的，牲口屋来！”

为什么那时候理发叫“剃头”？

因那时农民多半剃光头，俗称“光葫芦”。这种发型最简单，一则好打理，二则间隔久，省事省钱。年轻小伙子，讲究的，也就推个平头。那时留大背头、中分头等发型，常被看作二流子。

即便剃光头，也很有讲究，手艺不到家，很容易在顾客面前出丑。

贾师傅给炉子生起火，烧上大半盆水，在土墙上挂好油光黑亮的帆布带，取出厚背精钢剃刀，“唰唰唰”正反磨了几下，请客人坐下，围上布巾。贾师傅洗净手，在客人头上缓缓抚摸一遍，才从热水里捞出毛巾，拧半干，叠好，放干发上焐一焐——开刮。

有人会问剃头前为什么要摸头，只因每人头型不同，有平有凹，有头上长肉疙瘩的，有皱如核桃的。不先摸清，刀子飞快，一不留神，顿时见血，便是失手。重的，摊子被砸，人还可能挨揍。

遇上头皮肥厚、脑后褶皱深的，还须用左手拇指食指将皮肉抻平，否则最易破皮，沟里的发根也剃不净。

如有疮疤旧伤，更得留心。

贾师傅刀锋过处，沙沙作响，如春夜麦苗拔节，清脆动听。转眼之间，头净面清。

“您瞅瞅，中不？大家伙儿看看，行不？”

每理完一人，贾师傅都躬身含笑，客气询问。

若遇年长者，他不仅仔细剃好头发，还用心净面刮须，手法轻柔，令人昏昏欲睡。一番操作，老者浑身舒坦，一种轻快、酥麻、飘飘欲仙的感觉从脚底升起，不由竖起大拇指：“这手艺！”

小周庄人对贾师傅好感日深。村民纷纷提议，不如将他留下，把全村人剃头的活儿包给他。大队与各生产队议定，请他专为村里人理发，轮流到各生产队吃饭，年终结算，每个生产队给他记一个壮劳力的工分。四个生产队，便是四份工。

这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特有的一种经济分配形式——包头。贾师傅感激不尽，他从心里将小周庄视作故乡。

河对岸的商水邓城，自古是水陆要冲。史载三国时魏国大将邓艾曾在此屯兵，故名。镇上有叶氏宅院，人称“中原小故宫”，记载着明清时期以诚信无欺发家致富的叶家的故事。此地是沙颍河上连通山陕豫皖的货运码头，市井繁华，远胜叶埠口。甚至有人言：叶埠口之兴起，正是因邓城叶家的众多佃户渡河种田，才渐成聚落。

邓城码头，上接逍遥、纸坊、漯河，下通周口、项城、沈丘，名噪沙颍河流域。邓城初一、十五逢集，南北客商、船工水手、四乡百姓，络绎于途，喧闹异常。

一日，村人为解馋，撺掇贾师傅去邓城街上亮一手，好挣了钱请大家吃顿邓城名吃——叶氏猪蹄，再喝碗酸辣可口的小焦鱼汤！贾师傅一开始果断拒绝：既被村里包下，岂能另揽活儿？但推托不过，只得随小船过了河。

摊子支在叶宅西侧街边。已近上午九点，人流渐稠。村文书替他吆喝：“叶埠口小周庄的包头师傅老贾，给各位效劳了！虽是毫末技艺，却是顶上功夫。俺全村老少都试过，想尝鲜的来吧——”

看稀罕的、凑热闹的，越围越多。随着一个又一个体验者啧啧称赞，贾师傅的热情渐渐被烘托起来。

他朝众人拱拱手，说：“承蒙乡亲抬举，今儿个露个丑，也算报答小周庄老少爷们儿的情义。只是多年不练，万一失了手，还望各位包涵。”

说罢，他向凳上坐着的后生附耳几句，后生立时瞪目。

贾师傅轻言：不怕。

只见他取出三把直背木柄剃刀——刀身沉厚，刃口雪亮，不能折

叠，是手工锻打的老式家伙。

左手两把，右手一把。

寒光一闪，右手剃刀已在后生头顶轻轻带过，随即嗖地抛向空中；几乎同时，左手速递一刀，在发际一抹，上抛；第三把刀已在右手，再刮再抛……三把刀此起彼落，如银梭穿空，划出一道道清冷的弧线。贾师傅眼睛并不怎么看空中飞刀，手却像长了眼一样，稳稳地接住最后一柄，在后生头皮上唰地刮过一刀，又迅即抛起。剃刀上下翻飞，光影织成一张流动的雪网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凳子上的后生，身子绷得笔直，头被贾师傅紧紧按着，惶惶然不知所措。

贾师傅全神贯注。

七八个回合之后，一片啧啧声响起。集镇这一角，立时像滚油炸了锅。

贾师傅兴起，最后几轮，竟把锋利的剃刀抛得更高，距离地面约两米，接抛之间，或以手绾花，手心翻覆，或突然止住，又猛然出手，快如毒蛇吐芯，眼看刀落头顶，竟又稳稳接住。观众大气不出，腿脚不动，两眼定住，呆若木鸡。正当众人目眩神迷之际，贾师傅蓦然收势，刀刀入手，垂手而立。

四围观众，张口结舌，良久方闻吐气之声！

……

此后数十年，贾师傅再未炫此绝技。当年的村支书周尚文晚年常叹：“俺这一辈子，俺这一带人，再没见过第二回这样的绝技。”

贾师傅落脚在小周庄，一直未娶，孤单一人。改革开放后，“包头”不再，村人亦不知贾师傅所终。

周尚文还忆起，贾师傅亦通针灸与祝由之术，村人有疑难之症，经他调理，立竿见影。村里人对他的身世不是没有怀疑，但他的为人与技艺，成为村民接纳与保护他最牢靠的屏障。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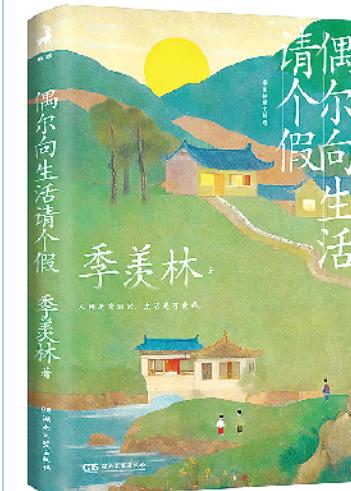
“乐土乐土，爱得我所……”

“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……”

村小学里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越过叶埠口，隐约回荡在绵延东流的大沙河上空。

书香周口
悦读推荐

在忙碌中
按下生活的“暂停键”



《偶尔向生活请个假》
季羡林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

《偶尔向生活请个假》是著名语言学家、文学家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，共收录38篇散文，分为花草树木、动物朋友、旅途点滴、烟火人间、生活情感五辑。

书中，他以幽默风趣又不失真诚的语言，将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。他笔下的一草一木、一虫一鸟，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充满了灵动的气息。他真诚地感慨“人和自然之间没有界限”，这不仅仅是一种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，更是他内心深处对生命和谐共生的向往。

书中深刻的主题，犹如一记警钟，敲响了我们对现代生活节奏的反思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被各种电子设备和社交平台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看似忙碌充实，实则内心空虚。我们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和物质享受，不断地奔波劳累，却忘记了生活的本质。季羡林先生在书中提醒我们，那些看似平凡简单的生活瞬间，如与宠物相伴的静谧时光、在菜市场与摊主闲聊的片刻惬意，才是真正的生活之美。这些细节，如同繁星点点，点缀着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、有滋有味。他鼓励我们放慢脚步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，让心灵得到片刻的放松和滋养。

该书语言简练而富有表现力，流畅自然，毫无雕琢之感。在描述大自然的美景时，他常常运用拟人化的手法，赋予山水、花草人的情感和动作，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。就像他描写春天时写道：“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植物们开始展开他们娇嫩的叶子，对着阳光微笑。”短短几句话，便将春天的生机勃勃写得生动明媚。

在结构方面，本书收录了许多小篇幅的散文，这样的结构设计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无须花费大量的时间，就能随时随地开启一场心灵的阅读之旅，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放松。

无论是追求内心的宁静，还是向往自我成长，本书都能为读者提供启示与力量。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陪伴，每个人都能够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与意义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行藏与智慧

——论孟庆武先生诗词之旨

张华中

夫诗者，天地之心，日月之华，文明之旌也。自《击壤》发其源，《关雎》扬其波，楚骚发愤以抒情，汉赋铺陈而言志，唐音振雅，宋韵标高，三千载文脉绵延，九万里风雅不绝。盖诗道非小技，实乃性命之学，可穷造化之妙，可寄丘壑之心。今观孟庆武先生《行藏录》，见其以双轨为韵，五绝立骨，述行藏之节，显生存之智，良有以也，诚当诗坛之翘楚也。

先生曾奉檄援疆，履雪域安黎庶，驻新和兴教化。当“行”之际，黄沙卷地，铁马嘶风，身系百姓之盼；及“藏”之时，青灯映卷，墨池生香，心游文翰之林。其《天山行旅》诸作，如“山衔日晕传春信，应遣韶光到米兰”，非惟纪行，实乃襟抱。昔东坡谪儋耳而诗境愈阔，放翁戍南郑而笔力益雄，先生以见闻觉知入诗料，以民生疾苦为诗魂，恰如璇玑玉绳，星月相照，承古贤之遗风矣。至若《打理衣柜》《翻看旧相册》诸篇，则于细微处见丘壑，寻常中观大千，正所谓“工夫在诗外”，深得杜陵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之匠心。

先生为诗，不拘泥“平水”之格，兼采“通韵”之便，此非苟且折中，实乃通变之智也。声韵之学，本随世而迁：沈约创四声以定体，刘渊辑韵略以规范，皆应时而生，顺势而为。今观其《春窗》一绝“微信发推后，春窗堕月深。机关待消息，开恐未回音”，以今语述古意，借新器抒幽怀，较之摩诘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”，别具时代气息。又若“三访”《访友人未见》“打来电话方知故，山上防洪身在差”，《访城西谢家》“主人正种园中菜，握手忽来泥未擦”，

盖诗之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，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，则先生诗道之传，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，文脉常青，观先生之诗，信然！

盖诗之为用，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，若先生这般，以诗为舟，渡俗世之波；以诗为药，疗尘劳之疾，使劳者得息、忧者得安，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，非炫才之具，实